



电 影 故 事

女 拖 拉 机 手

耶·保明司柯夫原著 陈安京改写



通 俗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三九年春，苏联南部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但在苏联北部的边境上仍刮着寒風。一列火車穿过外貝加尔湖的草原、田野和森林。火車的車廂里有三个复員的年輕的坦克兵，他們正在愉快地唱着歌。他們为祖国的胜利而欢笑，为即將投入愉快和緊張的劳动而歌唱。这三个坦克兵，一个是莫斯科人，一个是格魯吉亞人，他們都有亲爱的妻子在等待着他們，准备回家当一名工人或是参加集体農庄。看起来，只有那个拉手風琴的名叫克里木的青年坦克兵还没有肯定的打算，他好象到那里去都可以似的；于是另外两个坦克兵就热情地邀請他到他們的家乡去工作。其实，克里木早就决定好了，他要回到他的故乡烏克蘭去。他爱故乡那一望無边的平原，那美丽的風景，暖和的气候，和在那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金黃色的麦浪；还有那个聞名已久、尚未見面的女拖拉机手馬利亞娜。提起这个姑娘，沒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声。她是一名优秀的女拖拉

机队队长，曾经光荣地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，她的名字和照片被刊登在全苏联的报纸和杂志上，很多年青小伙子都爱慕她，追求她。

克里木把登载着马利亚娜模范事迹的那张报纸给他的同伴看，同伴们见了马利亚娜的事迹和她的照片，也都赞不绝口，都说她真是个好姑娘，并且提议为她的健康干杯。

正当这三个坦克兵谈论着马利亚娜的时候，马利亚娜和她所领导的女拖拉机队正在田里紧张地工作着。她年纪很轻，身体长得非常结实，干起活来比谁都行，在平时又是那样活泼、大方，怪不得很多小伙子都爱她，想和她结婚。

她也正为这事感到烦恼，每天她都收到许多来自各地的“友谊信”，这些信像雪片一样地飞来，但内容却是一样：有的要求和她通信，有的希望和她做朋友，也有的直接向她求婚。

有一天，在拖拉机站的门前，一个穿着白衣服的消防队员，打扮得整整齐齐，手里拿着一束鲜花，在马利亚娜门前来回的走着。他是来向马利亚娜求婚的，已经等了很久，心里也有些着急了。

最后，他终于看见马利亚娜从对面骑着车，

子來了。他赶快兴冲冲地迎了上去，恭恭敬敬地說：“对不起，請問您就是馬利亚娜同志嗎？”

“是呀！……”馬利亚娜的話還沒說完，消防隊員就忙着自我介紹說：“我叫菲洛維奇，少校消防隊員……今天能見着您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同時把手上的鮮花遞給了馬利亚娜。馬利亚娜听了，真有些莫名其妙，不知他要做什么，就問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的，到我这里來就是为了給我送鮮花嗎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意。”

这时，恰巧从对面走來一个个子高大，身体魁梧的男人，这人名叫那扎勒，也是烏克蘭集体农庄的一个拖拉机队的小隊長。

馬利亚娜正在这尷尬的时候，見那扎勒來了，忽然急中生智，便对消防隊員說：“这个人你認識嗎？他叫那扎勒！就是我的未婚夫。”消防隊員听說“未婚夫”三字，不由一怔，几乎認為自己的耳朵听錯了，等弄清楚确实是这么回事的时候，才不得不夹着皮包快快失意地走了。走时嘴里还不断地嘟囔着：“这是怎么回事……有未婚夫……不明白，真不明白……。”

馬利亚娜和那扎勒看他走远了后，不禁相

对大笑。

其实，那扎勒并不是馬利亚娜的未婚夫，因为她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找她的人支开，才用了这个“退兵”的办法。

馬利亚娜对那扎勒说：“碰到这样的人，真没办法，多亏你给帮了一个大忙。”忽然她又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把他叫了过去，附在他的耳旁说：“咱俩就这样吧，以后，你装我的未婚夫，我装你的未婚妻，怎么样？”

那扎勒微笑着表示同意说：“他们都怕我，是不？”馬利亚娜从心底里感到高兴，就向他道谢。她想：从此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来麻烦我了。

二

一天，在拖拉机站站长的办公室里，开小组长会议。站长基里发表意见说：“……在咱们站里，我们有很好的工作队，比方说馬利亚娜队，她们干活让人看着从心眼里高兴，真是咱们大家的榜样。可是我们这儿也有成问题的工作队，就拿大名鼎鼎的那扎勒工作队说吧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不是在这闯下了大祸，就是在那干出让人笑掉牙的事情。”

听他說話的人都不得笑了起來。

基里又一本正經地繼續說道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隊長，因为隊長不好。这个小挨刀的。小隊長應該是大家的模範！隊員們都應該向他看齐，向他學習。可那扎勒又象个什么呢……”

众人齐声叫道：“象个醉鬼。”

基里接着嚴厉地批評了那扎勒不好好干活，不好好領導大家，成天吊兒郎当，只知道喝酒。大家也議論紛紛，有人說：“給那扎勒娶个媳妇吧！”“給他娶个媳妇就好了。”……有的就提出替他找个保媒的，給他介紹个姑娘，叫姑娘好好地督促他学好。

那扎勒本來站在一旁，不言不語，心里有些慚愧，又有几分不服气。这时，見大家拿他寻开心，忽然想到馬利亚娜跟他說过的話，就帶着平靜的、滿有把握的口气說：“你們何必替我操心，我早就有了……”

这一說不打緊，却引得哄堂大笑，但一看他那神情，又好象真有其事，于是大家都哄起來了：“什么？……連蒼蠅都煩你……”；“誰嫁給你这个东西……”

那扎勒更加認真地說：“將來你們会知道！”

大家不由得着急起来，都想立刻知道谁爱上了这位只会喝酒、不爱劳动的懒汉，他究竟能找到个什么样的爱人。站长基里听了也有些奇怪，就叫大家静一静，要那扎勒告诉大家“她”是谁。群众也跟着嚷道：“喂！快说……说说吧！究竟是谁？”

那扎勒毫不在意地说出四个字来：“马利亚娜”。

大家一听，大吃一惊。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，忙着又追问道：“谁？是谁？”

那扎勒于是又重复一遍，字音咬得特别清楚：“马利亚娜同志”，接着用手指着正坐在窗台上的马利亚娜说：“你们看，就是她。”

马利亚娜给那扎勒这么一指也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她真没想到这个假装的事情，那扎勒也会这样认真地向大家宣布出来。但她想了一想，立即又镇静了下来。

这时，屋子里一片喧哗声：“你可真会找啊！”“不可能吧！”“难道会是真的！”

大家都用好奇和惋惜的眼光直望着马利亚娜，象要看穿什么似的。有的小组长关心地问：“怎么哪，马利亚娜，是真的吗？”有的甚至嚷起

來了：“怎么找這樣的未婚夫!?”

馬利亞娜被這些好心的問話弄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禁大笑起來。

站長基里極力阻止大家的叫喚，要大家別再嚷了。而大家還是爭個不休。那扎勒站在一旁，也覺得暗暗好笑。

許多小隊長還是層層地包圍着坐在窗台上的馬利亞娜，嚷個不停。基里見大家沒听从他的話，回頭就對那扎勒說：“你趕快給我滾出去!”同時拍着桌子，大聲喊道：“靜一靜!小挨刀的……。”吵嚷聲這才逐漸消失，“這成什麼話啦，諸位小隊長們……。”他停頓了一下之後，接着又用命令的口吻說：“關於私人問題以後再談。”

會開完了以後，基里就把馬利亞娜領到自己房裏來，準備和她談談。

這是一間不算太大的房間，布置得十分整齊，從牆上掛着的圖表看，可以約略知道，這個房子的主人是做什么工作的。基里讓馬利亞娜坐在沙發上，自己也坐在旁邊，兩人靜靜地喝着茶，過了一會，好象茶喝夠了，基里才斷斷續續地說：“唉……咱們兩人，隨便來閑聊聊……。小挨刀的，你跟那扎勒的事情……是真的嗎?”



“怎么？”

馬利亚娜对他的問話很不以为然。

“不怎么……我不过随便問問……你别多心，当然我不能够……。”

沒等他說完，馬利亚娜就接上說：“你怎么啦！我和那扎勒……”同时不由得格格地笑了起来。

基里显出一副長者的神气，嚴肅地說：“这有什么可笑的，選擇对象要慎重……。这是終身大事……。”他觉得那扎勒是个糊塗蛋，配不上馬利亚娜。

馬利亚娜却干脆地回答說：“但是我爱他。”她对基里那样象教訓小孩似的态度有些生气，于是說了句“再見吧！”就匆匆地騎着她的摩托車向着大道急馳而去了。

三

再說复員坦克兵克里木，自从下了火車，和他的战友分手以后，就一个人向着烏克蘭出发。

这一天，他和另一群小伙子坐着一輛汽車，汽車在彎彎曲曲的公路上飞奔前进，小伙子縱情在歌唱。汽車在一个岔口停了下来，克里木下了車，向車上的人們揮手告別，汽車繼續前进；克里木走上小道向烏克蘭集体农庄的方向走去。他望着这无边无际的大地，那肥沃的土壤，想到自己不久也要在这个土地上辛勤劳动，就会長出一片綠油油的庄稼时，心里真有說不出的高兴。他不由得摘下戴在头上的軍帽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“嘿！这个地方可太好了……”

远处傳來动听的歌声。克里木繼續往前走，他經過一座小山，下到山坳里时，忽然听到有人低低地在那里抱怨着：“倒霉，真該死……。”克里木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年輕小伙子，大概从摩托車上摔下来，脚受伤了。他連忙关心地問道：“怎么摔倒啦？摔坏了沒有？”并向这个年輕小伙子走去，想把他扶起来。

这个年輕小伙子却逞強地說：“你別管，我

自己来。”可是他毕竟是摔伤了，站也站不起来。克里木忙将他抱到石头上，对他说：“你看！不行嘛，快坐下吧，你怎么摔成这个样子啦！”

“摔就摔了呗，难道你就没摔过。”

“当然摔过。”克里木说。

“摔过？那就好了！”

克里木仔细地察看着摩托车，看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。小伙子目不转睛地瞧着他。克里木转身过来时，发现这敏锐的眼光，便出奇地问道：“你干吗？这样看我！怕我吗？”

“嚇！你有什么可怕的？……”

克里木听了，不由得好笑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小伙子问克里木。

“我吗，过路人。”克里木随便地回答了一句，就用脚去蹬摩托车的脚踏板，想试试车子还能不能开动。

“你会开吗？要不要我告诉你？”小伙子问。

“试试看吧！也许能行。”克里木谦虚地回答。他踩了几下，果然把车子踩动了。

“赶快扶我上车吧！我快到家了。”小伙子着急地恳求克里木。克里木将他抱起放在车上，自己也坐上车，准备送他回家，但这个小伙子却

拒絕他說：“你這是干什么？我自己能開！”

克里木知道他已經摔傷了，已開不動車子，就一面勸他，問他怎麼走法，一面開動車子走了。

克里木終於把這個小伙子送到了家，並把他抱進屋去。這時，一個老大娘瑪大孀拿着燈走進來，看見小伙子摔成那個樣子，不覺驚叫起來：“唉呀！天哪，摔壞啦……可怎麼辦呀，老天保佑我的孩子吧！”

克里木要瑪大孀別發慌，先去端盆熱水和拿條毛巾來。

克里木打開電燈一看，這個小伙子原來就是馬利亞娜，因為馬利亞娜平時總是喜歡把頭髮捲上去，戴着一頂帽子，所以乍一看，象個年輕小伙子。這意外的會見使克里木高興極了，他用着深情的眼光看着她說：“啊！原來是你呀……馬利亞娜……。”

她也用眼盯着克里木說：“請坐呀！”

“有繃帶嗎？”克里木問。

“有，在那個包里。”她指點給他看繃帶在什麼地方。

克里木就把掛在牆上的藥包取下來。老大娘瑪大孀也在这時端了一盆熱水進來，嘴裡還

不断地在唠叨。

克里木拿了药布，替马利亚娜包扎好伤口，一面还安慰她道：“不要紧的，躺几天就会好的。”

克里木正想叫大孀再拿点什么东西，话还没出口，只听外面一个妇女的声音在喊：“马利亚娜、马利亚娜……坏啦。”随着，一个中年妇女手提灯笼跑了进来。她是马利亚娜拖拉机队的一个队员，名叫弗拉娘，她说起话来就象放连珠炮似的，干活也能干、积极，性子直爽，有些近乎粗野，猛一看还象带有几分傻气。她一跑进屋子就噤哩呱啦说道：“又坏了，又不走了，怎么修理也不走……这个该死的，真把我给气死了，我恨不得一脚把它砸碎了才解恨呢！”

克里木和马利亚娜听了都笑出声了。这时，弗拉娘才注意到屋里还有个陌生的男人，心里吃了一惊，板凳也给绊倒了，撞到脚上，她惊叫了一声，干脆坐在地板上了。

克里木和马利亚娜看了她这些举动，不由得大笑起来。

“摔倒了……这个傻瓜了头。”克里木笑着说。

“别笑话我，对不起，不知道您在这儿。”

弗拉娘有些难为情地說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”

弗拉娘站了起来，才发现馬利亚娜受了伤，便一边向她走去，一边說道：“唉呀，馬利亚娜！你怎么了，摔坏了？”馬利亚娜忙說：“不要紧，没什么。”同时反問她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無論我怎样上油，它就是不走。”弗拉娘訴說着拖拉机不走的原因。

“先別着急吧，明天找个技师来修理。”馬利亚娜說。

“那怎么行呢？这样我又得停工了，今天我已經停了半天工啦，明天又得停半天……”她着急得連眼泪也要流出来了。

馬利亚娜只好安慰她，叫她別难过。

克里木在旁插嘴說：“我說，你領我去看看吧。告訴我拖拉机在什么地方。”說完就向外走去，弗拉娘將信將疑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

克里木出去以后，瑪大孀走进来問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馬利亚娜。”

“不知道，是个过路人……”馬利亚娜說。

“嘻，得了吧……你还不知道？”大孀不相信她的話。

但馬利亞娜沒有理會這個，她這時想的是另外的事情，於是對着瑪大孀說：“喂，瑪大孀，你告訴姑娘們，別把我摔壞了的事給傳出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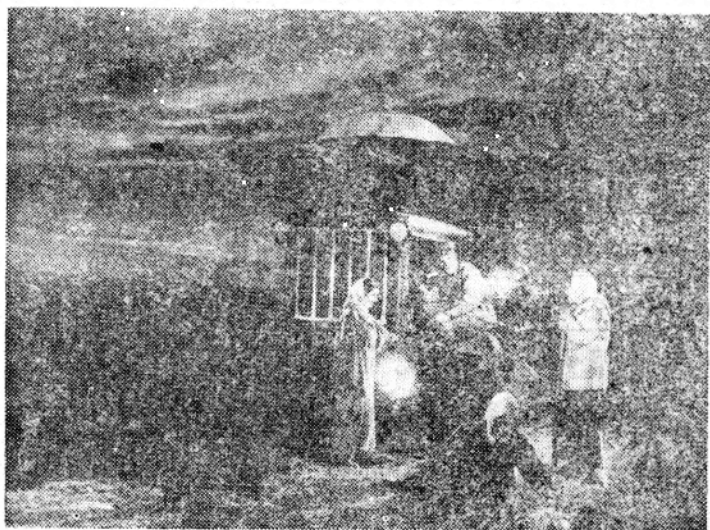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吧！”

“要知道，要給他們知道了，都來看我，可就麻煩了，真倒霉！”

“好吧！馬利亞娜，我知道了，你快点休息吧。”瑪大孀安慰馬利亞娜說。

四

夜里，田野里靜悄悄的，拖拉機一动不动地



立在初耕的土地上，弗拉娘和克里木向拖拉机走去了，弗拉娘用手指着拖拉机說：“你看！”

“好漂亮的机器啊！”克里木很讚賞这部拖拉机的外表。

一个女拖拉机手站起来問道：“弗拉娘，这是誰？”

“是一个技师……”弗拉娘說。

克里木向姑娘們笑了笑，就拿灯照着拖拉机，仔細地察看机器。

弗拉娘回过头来对大家說：“我告訴你們……馬利亚娜呀，渾身纏着繃帶。”

女拖拉机手們信以为真的說：“那可真糟糕了！”

弗拉娘把嘴巴凑近了大家的耳朵，低声地說：“我呀！摔了个大筋斗。”这一說，可把大家都引得笑开了。

克里木从机車里走出来，問道：“姑娘們，笑什么？笑我嗎？”

大家几乎同时应道：“不是的，那能笑你呢？”

克里木要姑娘們帮助搖一搖把子，又要了一个扳子，便正式修理起来了。



克里木在緊張地工作着，但馬利亞娜也沒有就睡覺，她在等待拖拉机的消息。瑪大孀忙着收拾房間，擦家具。不久，沉靜的田野里响起了拖拉机的吼声。馬利亞娜听了，又愉快又緊張地說：“瑪大孀，拖拉机能开了，你看这家伙真能干嘛！”

“一看就知道人家是有學問的人，他真行哪……”瑪大孀同意地說。

克里木修好了拖拉机，就回来对馬利亞娜說：“报告小队长，拖拉机修理好了。”

“謝謝你吧！同志。”馬利亞娜感激地說。

瑪大孀連忙遞給克里木一条毛巾，叫他擦